

评点本
金庸武侠全集

侠客行

上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评点本 金庸 武侠全集

侠客行

上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：图字 01 - 97 - 1971

著作版权属于金庸

评点版权属于文化艺术出版社

启 示

评点本《金庸武侠小说全集》是文化艺术出版社拥有合法版权、陕西省新华书店总发行的正式出版物。凡发现非法盗印、销售者,请及时向执法机关举报。

文化 艺术 出 版 社
陕西省公安厅依法治理办公室

1998 年 7 月 8 日

举报电话：

文化艺术出版社(010)63457058

陕西省公安厅依法治理办公室(029)7215051 转

侠 客 行

金庸 著

冯统一 评点
吴彬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)

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8.5 字数 589,000 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0000 册

ISBN 7 - 5039 - 1768 - 7 / I · 783

定 价：43.00 元

《侠客行》总论

陈 墨

《侠客行》是一部奇书。在充满传奇的武侠小说中，它可以说是奇中之奇。因为奇，不少人喜欢它，以至于一读再读，爱不释手；可也因为奇，又有不少人轻视它，以为它“没啥意义”；还因为它的奇，只怕也有不少人没能真正读懂它。

说它奇，首先是因为它写的是纯粹的武林中人及江湖中事，而这些人和事纯粹出于作者的想象和虚构。即它没有了金庸其他小说通常所具有的明确的时代背景，更没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。通常的金庸小说的叙事模式，是由历史背景——江湖传奇——人生故事结构成一个独特的“三维世界”。以历史视野与江湖传奇为两翼，以人生故事为主体，这是金庸小说与众不同之处，也是他取得崇高艺术成就的一种绝招秘诀。别的先不说，仅是历史背景一项，就意义重大。将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及由其组合而成的历史背景引入武侠传奇故事中，其意义是明显的：一是可以使武侠小说显得真实可信，似有根有据；二是使武侠小说多了一种结构的方式和依据（梁羽生先生有些小说甚至想按历史事件及其时序关系去结构）；三是使小说更有（社会学的）意义，如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等等。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，其意义自然比一般的侠要“大”。

可是，金庸偏偏在《侠客行》中取消了历史背景，改变创作的习惯路子，写起了地道的江湖传奇，这就不免使一些过于严肃

侠客行

正经而又积习难改的读者看轻了它，乃至看错了它。

其实，取消了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叙事线索，一方面固然会损失上述那些好处，但另一方面它又可以相应地增加另外一些优势。即，一是使作者的构思不必拘束于历史的真实，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作者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性；二是少了历史事件，可以对个体生命及其具体人生有更多的表述机会和表述方式；三是少了历史的结构及历史的真实，可以去探索和创造另一种形式的艺术结构及艺术真实。小说《侠客行》的想象之奇、叙事之妙及意义之深，正是得益于这种自由解脱。金庸先生在《笑傲江湖》（也是一部没有历史背景的小说）的“后记”中说：“没有历史背景，这表示，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。”这话颇值得我们注意。这句话里隐含了作者的一个新的创作目标，一种雄心大志，那就是要揭示人性——有关人性的寓言故事自然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。金庸多次说，伦理道德标准等社会性因素常常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，只有人性相对恒远，变化缓慢而细微。

《侠客行》的真正奇妙之处，在于它没有像一般的武侠小说那样纯粹的为奇而奇，乃至常常荒唐无稽而且漏洞百出，不少作品要靠迷魂药和易容术这两大“法宝”来维持。《侠客行》的故事情节之奇巧，时时处处出人意料，可以说无人不奇，无事不奇，让我们大开眼界，尽得读书之奇快；然而，真正读完全书，再回过头来一想，又会为作者的严谨的艺术构想而惊叹。作者在这里并没有神化什么，当然也没有魔化什么，所有的传奇都指向人间的种种表象深处。金庸的创作法则是奇而致真，巧而后深，在新奇怪绝的表象背后，另有一个完整而深邃的寓言世界。

这也就是说，《侠客行》等小说不再是以历史背景——江湖传奇——人生故事为其结构模式，而是以江湖传奇——人生故事——人性寓言为新的结构模式。这也是他的新的创作原则及艺术

追求，即，江湖传奇之奇是为了表现人生故事之妙，进而人生故事之妙又是为了表现人性寓言之真。可以看到，这种结构模式，不仅在意义的层面上可以达到哲学的深度，而且在技艺的层面上可以保证艺术的完整，即它不仅可以使想象力与创造性的发挥受到寓言之真的要求和制约，从而不至于荒腔走板、胡编乱造；而同时，寓言情境的存在又给予了江湖传奇一定的假定性及完整性。

这样再来看《侠客行》，就不仅有意思，而且也有“意义”了。

《侠客行》一书看似一部“傻小子奇遇记”，且作者弄玄弄巧，很有趣，但似乎没啥意思，更谈不上有什么“意义”。这种看法，是“看法”本身有问题。若泛泛地顺流而下，常常会忽略本书的大奇大巧。这种大奇大巧表现在以下关键处。

《侠客行》的情节复杂多变，当然一时不易把握，处处奇巧有时令人眼花缭乱，而且不暇接之时，当然会忽略一些重要关键。一旦对这些关键失了把握，有时便会产生匪夷所思之感，流于表面而在云里雾里，不知所云。

这些关键，说起来其实并不复杂，无非是奇人、奇事、奇境、奇学四者环环相扣，层层推进，步步深入。奇人自然是指主人公石破天。此人之奇，前所少见：一是他连个名字也没有，居然自称“狗杂种”，石破天之名是作者代他借用的；二是此人对世故人情几乎一窍不通，连“狗杂种”是骂人话也不懂；三是此人倒又有一种怪脾气，那就是死也不求人。这三项，若是就事论事，就人论人，孤立起来看，哪一项都是匪夷所思，甚至有些荒唐；但若了解到他的身世，他自幼与因伤情而变态的梅芳姑在一起，且居于深山之中，从未与外界接触，而梅芳姑又脾气古怪，但听他有求，便报以一顿臭骂或狠揍，那么，上面的三奇也就有了解释的依据。

侠客行

进而，之所以要写这么一个奇人，从情节结构的安排上，可以找到更合适的解释。那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奇人，才能经历这样的一种奇事，即被人当成长乐帮主石破天，当成另外一个人。若是他有父有母又有名有姓，他自可辩解；若是 he 懂得人情世故，他亦自可解脱；若是 he 善于求人，亦未尝无法脱身。偏偏是这么个石破天，虽然明知自己不是什么石破天，并且也多次对多人说起过，但大家异口同声，众口铄金，到最后，他也就介乎是与不是之间了。这一“事”单独看，又是莫名其妙。长乐帮中人吃饱了撑的，要开石破天这么个大玩笑？贝海石的武功智计俱佳，几近江湖一流高手，何以要费这么大的劲来“找”帮主，乃至不惜将错就错，企图弄假成真？要解释这一点，就要涉及下一环，即“赏善罚恶令”及“武林浩劫”即将出现，长乐帮要找一个替罪羊。要找替罪羊，还有什么人比石破天更合适呢？

原来这“奇事”的产生因由乃在于侠客岛这一“奇境”的存在：十年一次请客赴宴，不受请者往往被杀尽满门；而受邀赴宴者则无一人生还，侠客岛这一奇境真可谓神秘而又恐怖。越神秘就越恐怖，越恐怖也就越神秘。我们固然看到了血雨腥风，却更感到了风声鹤唳。然而，妙的是，奇境之奇，在于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。它之罚恶固然是真罚，此为恐怖的根源；而它之赏善亦是真赏，请人到侠客岛赴“腊八之宴”，纯属善意。只不过因数十年来无一人返回本土，所以此事被人想歪了，从而成了一桩恐怖的秘密。

秘密的形成及奇境的悬念，关键又在于侠客岛上的“《侠客行》武学”的存在。两位岛主广邀佳客赴此岛固然是为了它，数十年、数百位武林名人一去不返且音信杳然也是因为它。若非最后石破天这位“傻小子”歪打正着，终于破解了这一武学之谜，那么这一奇学、奇境的存在，也不知还要导致多少恐怖的奇事与不幸的奇人的产生！

总 论

由上可见，《侠客行》由不相干的奇人写起，到他破解奇境中的奇学，一环套一环，在结构上是何等的严谨周密！所有出乎意料的奇闻奇事，都能在后文中得到解释，也只能在后文中得到解释。这样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获得观赏奇思异想之趣，为其奇人奇事而惊讶和悬念，而在后文中又会获得解谜破译之乐，为作者的精妙构想而击案。《侠客行》确实有一种近乎完美的情节结构。

由此结构，我们可以深入一层，探测到它的寓言结构及其意义。这样，我们会受到智慧的启迪，从而真正明了《侠客行》的真正妙谛。——上文说情节结构自然要从前往后说，这里说寓言及意义不妨从后往前说。

我们不妨从“奇学”说起。因为这是整部小说的情节结构的最后的也是最根本的依据。“《侠客行》武学”之奇，在于数百位武林高手都解它不开，而偏偏让石破天这位目不识丁的“傻小子”给解开了。这是最为奇妙的一笔，当然也是最深刻的一笔。它不是胡编乱造，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异想天开，而是符合人类智慧发展和知识积累的根本之道。其道理，作者在本书的“后记”中解释了：“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，往往会造成原作者的本意，反而造成严重障碍。”佛家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凡有所相，皆是虚妄”，“法尚应舍，何况非法”，“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，非非法”等，皆是此义。妙的是，作者说他“写《侠客行》时，于佛经全无认识之可言……此中因缘，殊不可解”。其实这当然并非不可解。因为不仅佛家有这样的认识，道家在更早的时候就认识到了，如老子早就说过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，即指出不可拘泥于“道”之“名”。古代中国名家更进一步指出“物莫所指，指非指”，这也是破除名相的至理。现代西方语言学家亦已发现了“语言的牢笼”，并以此发现而造

侠客行

成了现代语言学的根本性变革。这也就是说，真正的智者和哲人，常会直觉到“望文生义”的危害与歧途，至于“本本主义”及“教条主义”之类则更是人类智慧的“所知障”。金庸的智慧到了这一步，自然就要在这“名实之辨”中有所发挥，从而创造出“《侠客行》武学”这一奇学及《侠客行》这一奇书。

具体说，书中的武林高手之所以解不开武学的奥秘，原因是他们有“所知障”，习惯于望文生义而又固执己见，这样势必越障越深，且在认知求道的歧途上越走越远；而且这还是一种普遍性的，乃至是一种规律性的认识的歧途及求知的“所知障”；因而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普遍性的人性（智性）的弱点。与之相关，本书还描述了另一人性的弱点：贪或痴，即学武之人见到武学秘籍便舍身忘我，必欲得之而后快。这也是数十年来无一人返回本土的原因，也正因此，本土武林对侠客岛的误会也就越来越深。

说到大陆武林对侠客岛的误解、无知和恐惧，除了赴宴者无一返回以及作者借此弄些玄虚以外，也还有更深刻的原因。具体说，原因有二，同样都关乎人性。其一，是武林中人的认知上的局限及“所知障”。正如赴宴的高手解不开“《侠客行》武学”之谜一样，未赴宴的高手名流、高人智士也解不开“侠客岛之谜”。尽管侠客岛的请柬名为“赏善罚恶”，即善恶分明，且有罚有赏，但却无人往这方面去想，更不去作认真的调查研究，看看侠客岛的使者到底是善是恶，到底是屠夫还是真侠士；相反，他们只是一味的恐惧，并因此而形成一种“共识”。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原始思维的“集体表象”，亦即现代心理学中的“集体无意识”。用老话说，仍然是不能做“名实之辨”。其二，即大部分武林、江湖之中的人，倒也还有一些“自知之明”，即知道自己“无善可赏”倒是“有恶可罚”。长乐帮中的高手于此最为典型。他们要“吃江湖饭”，自免不了要有这样或那样的恶行。这是对江湖、武

林世界的最真实的描写。书中人物，从谢烟客、白自在、丁不三、丁不四到长乐帮中主要人物固是乏善可陈，连石清、闵柔夫妇这样有名的侠义之士，在书中亦看不出有多少侠义之举。相反，我们倒是看到了他们参与对玄铁令的争抢，而后又对孽子石中玉百般呵护……在这部小说中，我们没看到什么正面的侠士形象。实际上，从《连城诀》开始，到这部《侠客行》以及此后的作品，早已从习惯上的“正邪分明”，发展到了“正邪合流”，即换一副眼光、换一副笔墨来写江湖、看江湖。由是出现了“无侠”的世界，出现了“零度叙事”，即让读者看到一种真实的江湖世界及人性展演。《侠客行》中，除了石破天之外，我们看不到绝对意义上的侠士，亦看不到绝对意义上的邪徒。有的只是对人性及其弱点的深刻揭露和真实表现。这也正是《侠客行》等书的真正的“意义”之所在。

再说石破天所经历的奇事，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加以观照。长乐帮人之所以要找石破天顶缸，并为此不惜弄虚作假，目的很明确，即避祸求福、损人利己而已。石中玉之出尔反尔，亦不过自私自利、贪生怕死罢了。此事虽奇，人性却真。当然其中也还有“名实之辨”或“真假之辨”中人的智性弱点的进一步揭示。石破天明明是“狗杂种”而非石中玉，且他声明再三，但却只有小姑娘阿绣一人识得“真相”，而其他的人无不为“假相”所迷，其中包括石中玉的情人丁珰、石中玉的父母石清夫妇、雪山派的众弟子以及高明的谢烟客，至于长乐帮人众更不在话下。他们的依据，无非是脸的长相以及皮上的伤疤而已，没人能突破这种表相。石破天只能有苦难言，因而当阿绣说“他不是……”时，石破天不禁喜极而泣，如同终于见到了一位青天大老爷！

以上种种，无不具有普遍性的寓言意义，无不可以到人性之中查找最根本的因由。这是《侠客行》的最独特之处、最深刻之

侠客行

处，也是它的最成功之处。

最后，我们还应该回过头来，说一说本书的主人公石破天。此人的身世、性格、遭遇之奇，在金庸的小说中可谓绝无仅有者，堪称金庸小说中的“第一奇人”。但也正因为太奇，往往有些太过超凡脱俗（他的极度的无知使他脱俗；他的极度的无求使他超凡），因而难免有些不可思议，若按凡俗人生的观点去看，此人多少有些“失真”，至少是个性及其真实性的依据有些不足。

因此，我们只能将石破天当成一种寓言中人物来看，他就是超凡脱俗，因为他生具赤子之心，几乎一尘不染。前文中我们称他为“傻小子”，那实际上是太过冤屈了他，书中的丁不三称他为“白痴”，更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。其二是此人的智性、悟性之高，出人意料，只是因为无知，才成了浑金璞玉，不为人识。

进一步说，在寓言层次上，此人可称之为“佛家之侠”。理由是他无名、无相、无欲、无求，天真善良，生具侠气，或莫如果说他生具慧根佛性，因而在书中真相大白之后，他仍要代石中玉赴侠客岛的腊八之宴，又代他到雪山派消灾弭祸，这是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。而他之破解《侠客行》武学”之谜，则是他的慧根的表露，本能地不为“名”与“相”所拘囿，因而能识真而得道。

这样，联系到郭靖以前的“儒家之侠”、杨过的“道家之侠”、张无忌的“佛道之间”，到石破天的“佛家之侠”，我们可以看到金庸小说创作的人格模式及价值观念的发展演变。由儒家之侠的为国为民、牺牲自我，到道家之侠的至情至性、实现自我，再到佛家之侠的无名无相、无人无我，我们可以看到前者在社会理想观念上做文章，中者在人物个性上做文章，而后者则在人性认知上做文章。石破天的“佛性”，当然也是人性的一种极

总 论

端的、理想化的表现，即极端的清净以至于一尘不染，极端的明心见性以至于不为俗世所囿。小说中，这种佛性更似一面镜子，它可以照见人性中的种种弱点与缺陷，照见人世中的种种苦痛和悲哀——小说中也正是通过石破天的遭遇和他的“眼”来看这一世界中的所有的人与事的。

有趣的是，书中的石中玉由于自幼受到父母的娇宠溺爱，成了一位自私自利、为所欲为的邪恶之徒；而石破天的童年，除了迫害就是孤独，倒成了一位具有赤子热肠的至善至真的人物。这当然也是一种寓言。

小说的最后一章以“我是谁”为题，在石破天的身世之谜即将解开、谜底呼之欲出之际，梅芳姑悄然自杀，使石破天再也找不到有关“我是谁”的确证。这倒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确证：即此书是一个大寓言。自古至今，无数的哲人智者都在思考“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”这样的问题。现在，作者将这一问题永远地留给了石破天，也永远地留给了有心的读者。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七日

目 录

《侠客行》总论.....	陈 墨 (1)
一 玄铁令.....	(3)
二 少年闯大祸	(41)
三 摩天崖	(62)
四 长乐帮帮主	(99)
五 叮叮当当.....	(137)
六 伤疤.....	(172)
七 雪山剑法.....	(204)
八 白痴.....	(238)
九 大粽子.....	(272)
十 金乌刀法.....	(303)
十一 药酒.....	(345)
十二 两块铜牌.....	(370)
十三 舐犊之情.....	(420)
十四 关东四大门派.....	(447)



一 玄铁令

赵客缦胡缨，吴钩霜雪明。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闲过信陵饮，脱剑膝前横。将炙啖朱亥，持觞劝侯羸。三杯吐然诺，五岳倒为轻。眼花耳热后，意气素霓生。救赵挥金锤，邯郸先震惊。千秋二壮士，烜赫大梁城。纵死侠骨香，不惭世上英。谁能书阁下，白首太玄经？

李白这一首《侠客行》古风，写的是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门客侯羸和朱亥的故事，千载之下读来，英锐之气，兀自虎虎有威。那大梁城邻近黄河，后称汴梁，即今河南开封。该地虽然数为京城，却是民风质朴，古代悲歌慷慨的豪侠气概，后世迄未泯灭。

开封东门十二里处，有个小市镇，叫做侯监集。这小镇便因侯羸而得名。当年侯羸为大梁夷门监者。大梁城东有山，山势平夷，称为夷山，东城门便称为夷门。夷门监者就是大梁东门的看守小吏。

侠客行

这一日已是傍晚时分，四处前来赶集的乡民正自挑担的挑担、提篮的提篮，纷纷归去，突然间东北角上隐隐响起了马蹄声。蹄声渐近，竟然是大队人马，少说也有二百来骑，蹄声奔腾，乘者纵马疾驰。众人相顾说道：“多半是官军到了。”有的说道：“快让开些，官兵马匹冲来，踢翻担子，那也罢了，便踩死了你，也是活该。”

来的虽不是兵，然兵威已出。兵匪虽不一家，但对百姓而言，其害则一。

猛听得蹄声之中夹杂着阵阵胡哨。过不多时，胡哨声东呼西应、南作北和，竟然四面八方都是哨声，似乎将侯监集团团围住了。众人骇然失色，有些见识较多之人，不免心中嘀咕：“遮莫是强盗？”

镇头杂货铺中一名伙计伸了伸舌头，道：“啊哟，只怕是我的妈啊那些老哥们来啦！”王掌柜脸色已然惨白，举起了一只不住发抖的肥手，作势要往那伙计头顶拍落，喝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说话也不图个利市，什么老哥小哥的。当真线上的大爷们来了，哪还有你……你的小命？再说，也没听见光天化日有人干这调调儿的！啊哟，这……这可有点儿邪……”

他说到一半，口虽张着，却没了声音，只见市集东头四五匹健马直抢了过来。马上乘者一色黑衣，头戴范阳斗笠，手中各执明晃晃的钢刀，大声叫道：“老乡，大伙儿各站原地，动一下子的，可别怪刀子不生眼睛。”嘴里叱喝，拍马往西驰去。马蹄铁拍打在青石板上，铮铮直响，令人心惊肉跳。

蹄声未歇，西边厢又有七八匹马冲来，马上

健儿也是一色黑衣，头戴斗笠，帽檐压得低低的。这些人一般叱喝：“乖乖的不动，那没事，爱吃板刀面的就出来！”

杂货铺那伙计嘿的一声笑，说道：“板刀面有什么滋味……”这人贫嘴贫舌的，想要说句笑话，岂知一句话没完，马上一名大汉马鞭挥出，甩进柜台，勾着那伙计的脖子，顺手一带，砰的一声，将他重重摔在街上。那大汉的坐骑一股劲儿向前驰去，将那伙计拖着而行。后边一匹马赶来将上来，前蹄踩落，那伙计哀号一声，眼见不活了。

旁人见到这伙人如此凶横，哪里还敢动弹？有的本想去上了门板，这时双脚便如钉牢在地上一般，只是全身发抖，要他当真丝毫不动，却也干不了。

离杂货铺五六间门面处有家烧饼油条店，油锅中热油滋滋价响，铁丝架上搁着七八根油条。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弯着腰，将面粉捏成一个个小球，又将小球压成圆圆的一片，对眼前惊心动魄的惨事竟如视而不见。他在面饼上洒些葱花，对角一折，捏上了边，在一只黄砂碗中抓些芝麻，洒在饼上，然后用铁钳挟起，放入烘炉之中。

引车卖浆者流，
临危不乱，处变
不惊，原有些邪
门儿。

这时四下里胡哨声均已止歇，马匹也不再行走，一个七八百人的市集上鸦雀无声，就是啼哭的小儿，也给父母按住了嘴巴，不令发出半点声音。各人凝气屏息之中，只听得一个人喀、喀、喀的皮靴之声，从西边沿着大街响将过来。